皇清文穎續編

皇清文穎續編卷首二十五

高宗純皇帝聖製詩

七言古詩

寬嚴一首

春溫秋肅相推遷肅實嚴也溫實寬斯有爲矣非神筌運以無形惟昊天垂衣出治宜體乾力則未充次勉旃如春秋可獨用專一寬一嚴猶覺偏子莫執中憤無權寬於民

而嚴於官寬於艮而嚴於好或庶幾乎佩韋弦

雨中演耕作

耕耤演習成例禮舉之況寓重農理今朝適值雨霎霎近臣告我漸泥滓耕亦豈須頻演習意謂躬行或可止笑而謂之非汝知當耕遇雨正所喜譬彼胼手塗足人蓑笠扶犁寧避此

用韓昌黎盤谷子詩韻明向誤並誌今考證也

韓送李歸盤谷序其說雄肆非譸張少小芸窗爲日

課背誦章句熟行行田盤之谷夙慶駐意謂此即太
行陽泉甘土肥草木茂時看梨棗堆盤筐趣詩每舉
韓李事連篇累牘填書箱邇來方思或致誤命訪乃
辨柳與楊濟源誠有盤谷寺雅宜隱淪避世忙燕川
方口庸假借天井白水詎混茲具圖貼說得親歷始
悟向謬慨以慷已識韓文匪魚魯更賡韓韻驚豪狂
多年疑案一旦決逸興頓覺因之昂獨是纍纍豈無知
者何不忠告胸中藏雖然我亦有後語至于碣石原

太行分疆別界見殊小奚異數上聲米於太倉訂訛遊

勝總餘事但願薄海安農桑

造舟行

造舟造舟何處穩乃在銅壁關外野牛壩緬匪險據

老官屯必資水軍順流下先是屢勅預刳木率以難

成中止罷經畧盡心博訪詣得地得材命工價猶然

邊外豈異區事在人為語非假叶 野人效順氣爽涼

頗覺炎瘴輕往夏忠誠

天佑有如斯我亦爲之額手謝昇至鑾𩕳乃入江諸
事從公堪獎藉闔人使船如使馬鼓勇艨艟凌波駕
水陸兼進緬豈當定知肉袒牽羊迓安民和衆武常
經不爲所欺不妨赦

羣峯雪霽歌題黃鼎大幅

向聞宗蒼張之師曰黃鼎其蹟葢弗多見見兩三羣
峯雪霽見斯幅理大物博實不凡乃知源清流必潔
茲嵒易言靑出藍峩嵋太華未可辨羣玉簇簇攢峯

尖白雲出沒反在下雲下復有飛泉百道垂嶄巖精
藍野店閒去聲位置各宜其處堪幽探水碓舂米白流
澗酒館避冷青標帘過橋跙跼驢蹄滑負擔踆踆客
背儳山僧閉戸顧不出自把一卷叅華嚴勞逸色空
畧具示所饒逼人寒意頓欲重裘添宗蒼告我畫應
氣韻勝是乃突出氣韻全以神包函
太白山歌題王蒙畫卷
曾讀昌黎作太白山高三百里又憶子美句青幾布

轍從此始詩人往往爲豪遊興屬雲霞氣薄秋如彼所爲未可效祇餘名蹟置案頭壯哉王蒙太白圖鬱葱峥嵘有是乎一覽不啻登鳥道直與顥氣相吸呼秀鍾金星切旻昊巖巒既雄復窈窕洪荒以來冰雪存故知絕頂無凡草蒼松丹楙紛轇轕萬派流泉奔澗活橋通林谿出梵宮千古高僧闕衣鉢層峯巀嶭怪石磷皓然雪積荷葉皴是宜白足修淨業乃見松下排樁人作者之意弗易揣曰爲去聲左菴僧號見卷後僧宗泐

識語特圖此左菴山樵兩不知雲烟過眼而已矣

讀史記大宛傳

大宛之跡見張騫去漢萬里俗耕田多善馬號天馬子屬邑七十餘城焉遷僅耳聞非目見以今證古多訛傳哈薩克或康居是大宛則實安集延善馬卒出哈薩克伊犂來鬻歲數千安集延雖亦有馬素之良騎來天閑且哈薩克無城郭安集延原村落連昔之大宛今鮮馬今哈薩克非大宛彼其漢事尚謬訛何

況異域懸天邊遑與西域輯圖志一一徵實登諸篇
但考古即誤於古斯之未信吾殷然

竹喜圖歌題陸治所畫

竹報平安鵲報喜是誰所圖乃陸氏引而未發無一
詞似待我歌抉其理綠筠不識復不知平安如是而
已耳鵲數有十噪相爭畫家義蓋別有指跳蕭斸翼
目如椒攫啄互施爪與觜若云喜實怒之對呼改一
伏必一起爭而知已猶可言爭而不已難言矣世間

欲求喜者多盡從包山悟斯旨

題榜行

晉書王獻之不題榜事甚謬詩以辨之

題榜題榜太極殿佳書非義宜在獻謝傳欲之難直言謾舉凌雲聊試看獻之正色斥其非安遂不逼心焉憚謬哉此說實荒唐吾故不可以不辨叶書榜自必先鈎摹鑒金刻木工分段懸橙登書乃墨蹟不待言知其事誕叶君之正衙臣敬書宜幸榮遇奚顏變

史家紀載多游詞偶舉其一餘可見

詠龍泉盤子 有序

向侍衞自吐魯番迴者曾攜一盤至亦既有詩紀事此盤乃霍罕所貢霍罕安集延部類相近而霍罕爲之長舊伯克額爾德尼今其姪納祿博圖襲爲伯克其地盡遠於吐魯番數倍使使者貢萬壽並告新用事因成是什錄實

古宋龍泉世頗稀云何外域尚或有吐魯番器昔詩

看霍罕包貢今復走不實厚往致頻來所嘉彼亦知
獻壽質厚色葱弗茅茂出遵生八牋磁器開路日茂少損日茅定窰之
下斯掄首趙家幅員未逮彼彼何以得故難剖長言
紀實非玩物更釐深意愼所守

儀鎗行

按鎗本鼎類又酒器俗以爲刀槍之槍又火器
亦名爲鎗均誤也作儀鎗行因並識之

羽林中有虎鎗騎用以持鎗尋虎刺闕如負嵎孰敢

攖冒勇直前弗退避乃有儀鎗厠其間所司導引爲
儀衛鑾輿發處必前行不敢技精取數備短白其衘
亦佩鎗險谷叢林曾未試虎鎗跋涉見虎蹤儀鎗曰
受虎鎗賜每食傳膳例有虎鎗之賜皆儀鎗者食之莊叟寓意說文離世
間誠復有其事

題姚文瀚倣清明上河圖用舊題沈德潛所進

張擇端清明易簡圖韻

不爲易簡爲難繁清明圖創張擇端舜舉標名曰易

簡義經獨闢精微闢藝林作者不勝數上聲誰能直造閻吳班寸馬豆人各曲肖其間仍有城市攢斯更閻吳所未逮奇蹟迨今六百年爾時強鄰接疆域燕趙一帶甘虛擲曾無宵旰謀奠安還求掊克肆噬盩君臣恣樂賞韶春可憐華亥被鬼蜮誰知鐵騎渡河過艮嶽崔巍沒荊棘或現或隱互流傳丁甲呵護終難匿詩人奏進石渠內展觀結搆眞純粹因教畫苑畢倣摹如從花譜揄姚魏攜來行笥便披閱二月東巡

近瞻泰比張縮小盆見能卽景佳節逢清明却惜歸愚此莫忝歸愚德潛號也獨鶴吟榮敲興逸

題王時敏晴嵐烟翠長卷

王氏山水多超羣豈於維也得脈親宋元明已難數上聲論本朝作者三其人翬與時敏原祁掄是卷乃出時敏眞平生多作小幀存似此長卷誠希珍崇巒大壑何紛紜山村水郭雞犬聞連林疊巘曲抱原蕩以雲氣蓊氤氳漁者樵者耕讀勤宅茲天宇胥天男叶

濛濛濕潤不可捫迥然去情而得神七十七叟遊戲
皴精力弗減年少洵晴嵐烟翠王澍云書以九府圜
法文我時二月方東巡岱宗近瞻五嶽尊以畫質境
難區分作爲長歌紀絕倫何當以是億萬民置斯樂
土咸飽溫澹華去侈都還淳

引舟行

船窗偶翻史策見唐書何易于引舟事涉沽譽
詩以正之

引舟引舟益昌令易于其人何其姓刺史崔朴常乘春佳賓泛舟騁豪興索民挽繂身自引驚問乃始對以正百姓耕蠶且無暇令可任勞夫豈病朴愧攜賓疾驅去以此賢名衆稱競名固賢矣行(去聲)實矯令民父母榮一命豈有躬親賤卒事汙朝廷爵乃不敬然則如何爲得中弗厲民亦弗身應卽令御舟資繂牽河兵供役迅且勁所司策馬謹相隨亦豈徒步疲途徑易于沽譽失正道是用爲刺因成詠

海子行

元明以來南海子周環一百六十里七十二泉非信徵五海至今誠有此諸水實爲鳳河源藉以盪渾防遥穿歲久淤閼事疏治無非本計壓黎元蒲葦戢戢水漠漠鳧雁光輝魚蝌樂亦弗恒來拖矰繳徒說前朝飛放泊遥南有臺高丈餘晾鷹猶踵前明呼其顛方廣不十丈元院何以容仁虞二十四園泯遺蹟耕地收場較若畫是何有於國用資裕陵詔諭釐斯舛

所存新舊兩衙門中官爾日體制尊一總督更四提

督　昇明朝官史　有如是夫勢燄薰內虛外怨禍來乍大軍

曾此經南下闖逃不知何所之縱橫路便黃羊射勝

朝廡殿但存名頹垣落搄埋榛荆葺爲馴鹿飛龍牧

時得良騎出駿英沿其成例海戶守芻蕘往焉雉兎

否設概聽之將無禽如殺人罪則何有少時習獵歳

歳來獵餘亦復攄吟裁五十年忽若一瞥電光石火

誠迅哉卽看平原雙柳樹疊爲賓主凡幾度世間萬

事付不知風擺長條祇如故

難易言二首效韋應物體

一絲欲引千鈞重螳螂怒臂當車勇百人作之衣一人一人耕之十食奉未若量材授職時惟帝其難心惕悚

右難言

下水行舟且順風降山就原兼得輿庖丁解牛文惠側象罔得珠崑崙墟未若唯言莫予違失之甚易禍

豈祛

右易言

如其善而莫之違不亦善乎此聖人善善欲長之意以予觀之爲君者即所言是而同聲頌揚亦足長驕惟有謹言愼令是則從而行之否則諫而改之或庶幾其免過而已

割麥行

廼南割麥收逮齊廼北割麥今始兮合家竟日咸畢

力尚有餘糧連畝棲腰鐮手鋌軀僂走憊矣精神各抖擻十年一遇可辭勞遺穗滯穗由他取前驅警蹕無煩訶赤子寧避其父過爲之望哉爲之喜范雲蕭緬安藉他別有老農茀屋歎不煩重問情自見幸玆割麥逢飽秋持鬻却苦價太賤

倚松吟

徙倚古松下因成倚松吟古松不知閱世幾何載但見參天黛色聳十尋楷枝堀塌張翠蓋縱有赫曦其

下仍濃陰因提疏佗以來共日月見孫行去聲視秦松漢柏惟斯任惜哉未生長城以內地擅鄰翰墨名傳今亦幸生茲塞外留本色彼其虛聲諛頌誠未毒耳奚足誰倚松吟渺予心

射生手

國語及蒙古語皆謂之默爾根選善馳能命中者爲之圍中射中獸則命若輩隨蹤獲取

射生手射生手諸部人中無不有掄其精者侍兩旁

御弧中（去聲）獸隨獲取射生手數近百挾弓抨矢舒雙翼百人中必有一中（去聲後同）中則都稱射生得千二百騎圍如輪驅來悉羣宴一人百射那能必百中弗中羣憮中羣頌詰戎示度以已先奚啻十目之所覩一節亦識爲君難

金錯刀

銛刀金錯迎雪光氍毹爲室七寶裝擧出雲文動星芒近背勒字非頡皇知是嚐愛左行旁辨以回人果

識詳大都回語成文章佩之辟邪延吉祥陸剸水截靡挫鋩硎陣萬夫莫敢當渥巴錫汗新來王解用爲貢表至誠叶云昔額濟勒異方土爾扈特在俄羅斯所居處近洪豁爾洪豁爾在俄羅斯西北爲回部中最大者來往常刀得自彼稱精良珍守歷世四葉長云自其曾祖阿玉奇汗世守者茲歸樂土無甲兵叶敬備武庫一器藏歸文葉暴爾允臧持阿莫索子益覆

觀承光殿玉甕再作歌

元史世祖至元間初成瀆山大玉海勅置廣寒殿
中逮今五百有餘載青綠間以黑白章雲濤水物相
低昂五山之珍伴御榻見日下舊聞從臣獻壽歡無央監
院道房曾幾歷仍列承光似還璧相望瓊島咫尺近
豈必銅仙獨淚滴和闐玉甕昨琢成質文較此都倍
贏周監在殷殷監夏一經敷典暢予情

按元史至元二年瀆山大玉海成陶宗儀輟耕錄
稱爲黑玉酒甕宋犖尊日下舊聞引孫國敉燕都

遊覽志稱爲玉釘高士奇金鼇退食筆記亦止引
輟耕錄之文而注道人作菉蘿語此外俱無可考
亦無直稱爲酒海者蓋瀆山卽瓊華島以四面皆
有水圍是山耳故下文卽云勅置廣寒殿設謂玉
海刻有山瀆則不當更以海稱若以瀆山爲産玉
之地查元史外國傳不載于闐等産玉諸國亦無
瀆山之名更可證非舉其出産之地至漢郊祀志
所云瀆山乃蜀之岷山不聞産玉也因作是歌並

識於後

創得齋作歌

翠重青邐相縈糾尺寸殊觀蔽林阜石泉可聽不見形山嵐欲把還盈手丹梯宛轉歷百層澗橋過處豁崖口喬松之下見書齋創得非創得斯久僕人攀陟無乃勞坐以櫳帖聽憩取欲聞花馥近臨階爲納風涼敞開牖好鳥選樹緩緩鳴馴獸遵蹊款款走委宛窈窕廓而深由來是我藏詩藪

山行遇雨之作

梵寺展禮將言旋四山忽作大雲起是中眞復有因緣法雨霏空天龍喜配蔡滂沛溝壑盈摩醯首羅數難紀笥輿油繖磴道盤千林珠玉紛披裹衛士跋涉泥濘迷行賞旌勞例有耳憶予昔歲行秋蒐馬射驟霖弗爲止今朝安坐歸園中寧曰度人心以巳由來時事或弗同解嘲聊復長歌此較十年前眞愧矣

大柳條邊

盛京柳條邊延袤數百里木蘭柳條邊長無半里耳
彼施平地此依山每因谷口爲植援事半功倍聊示
禁遮羅崇嶺原周千里如雄關朝家習武有常例非
牟民產奪耕地流來鴈戸反侵占不可無斯爲限制
春柳青青秋柳黃入邊咫尺卽圍場平原策馬小試
獮非關心喜應白强

將軍阿桂奏報收復小金川全境詩以誌事

事之將難上蜀山事之將易下順水旬日全定小金

川幅員五百有餘里迴思六月償事時猖獗賊亦迅
若此一朝失亦一朝得
天道好還原定理整兵直進討促浸雪嶺險滑仍如
彼擬欲持以久困之復慮師老致委靡賈勇及鋒而
用壯一月三捷心焉企我非黷武願佳兵捷伐由來
不得已

清溪

清溪一帶穿沙澳石與爲匡曲復曲斜臨時映杏花

紅直刺或看蒲葉綠淳池色作玻瓈明落澗聲爲琴
瑟鳴是聲是色非聲色恰得根塵洗以淸沿流傍岸
肩輿出迎眸滿志挹澄泌設使寬展可通舟直堪傲
彼王摩詰

詠靜怡軒前梅花

江左梅樹欲結子禁中梅樹方放蕊南北遲早殊若
斯都緣氣候之所使氣候天然那可違不齊之齊乃
大齊豈無古幹及香芘火攻巧奪由花師未若庭前

雙植樹祇須壇柵冬署護暮春亦自芳葩開不藉人工足天趣溪邊山畔縱未能風亦香飄月亦橫恰如高士弗欲速素履貞吉饒餘清

釣魚臺

釣魚臺水別一源瀦於臺下湧冽泉亦受西山夏秋潦漫爲沮洳行旅艱邇來治水因治此大加開拓成湖矣置牐下口爲節宣滙以成河向東釃分流内外護城池金湯萬載鞏皇基衆樂康衢物滋阜由來諸

事在人爲

娑羅樹歌

震旦號交讓梵天稱娑羅交讓虛名誰則見娑羅實有而弗多徒傳巴蜀及伊洛佛宇對峙聳枝柯香山寺前今見一千年外物猶婆娑巨本擁腫幹埴壚輪囷如嶽森嵯峩欒葱葉葉必七瓣定力院契歐陽哦我聞如是佛成道八佛八樹名殊科毘舍浮證涅槃際即此娑羅誠非訛梵僧攀泣思往事見荆南記末識佛

在理則那笑我卅年未經謌詠或者有待今斯過萬刼
一瞬應視此視此靈根戢香恒友優曇及普陀

將軍阿桂奏報大兵攻克喇穆喇穆山梁及日

則丫口詩以誌事

色溯普克囤可進喇穆喇穆轉在後山梁上有賊戰
碉直進仍虞彼掣肘我兵相勢分營圍而匪聚徒亦
嚴守惟彼峯尖兩大碉肋崖如側猿難走以故賊不
甚隄防得此斯爲踞其首搤吭拊背則無難擣虛抵

隙或塹取分兵路路各進攻別選精銳登峯巑峭壁直上千仞高以頂繼踵翼為手須臾遂克兩戰碉賊眾盡殲無一漏叶 其餘各碉雖力拒我圍益堅魚在釜賊知難拒盡棄遁我兵追戮多僵仆叶 乘勝勇氣百倍增並即克日則了口是役諸將皆用力而海蘭察功最右相機取遜克爾宗佇待捷音奏囊訶

臨清歎

臨清傍運河富庶甲齊郡一旦遭賊燹遂至不可問

白蓮教始徐鴻儒百餘年未盡根株王倫倡亂壽張縣逆黨蟻聚起一呼蔓延三縣受其害戕吏劫庫毆無辜遂據臨淸作巢穴三犯新城未遂謀叶爰發京兵速勦滅重臣經事資嘉謨四面會合同日進遊魂釜底奚逃誅而何逆賊竟抗拒無已火攻下策圖旣翦羽翼彼力盡翻自舉火燔其軀蔵事迅惟經六日趙彥七月何延紓賊蹂躪官軍攻富庶之地焦土空賑蠲招集勅大吏午夜猶痛愚民窮玉石俱焚固爾

自取雖然吾惟引過責吾躬

剛甲行用舊作蕃甲行韻

土爾扈特舊汗阿玉奇所用其曾孫親王策伯

克多爾濟以為獻因成是什

剛甲蕃甲駿靳轅賁烋求貢解鼎看伊犂平曾歌蕃

甲茲詠剛甲後廿年土爾扈特隔羅文慕化內嚮其

心堅山莊宴賚錫爵秩傿臣歲覲來翩翩優恤部衆

俾得所作文紀事千秋傳至誠感恩無可獻獻此剛

甲藏由先鎖子連環實精緻介以明鐵兜鍪瞰囊被

爾大弗相下跳去俄羅斯界邊駐牧額濟勒之地自

統屬如左右賢昔時曾欲一致使而俄羅斯以為患

挾我使人故繞道遂令三閱寒暑延豈料窮荒弗招

致即今歸順為我臣 叶 即今歸順為我臣

昊蒼賜佑崇轉旋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康薩爾山梁碉寨木城詩

以誌事

自克默格爾山梁滿擬即遞平賊信侵尋待之逾兩月密拉噶拉兵仍頻蓋緣已扼賊門戶因以死守防益慎彼處跬步無非山石劍鬣叢允難進於康薩爾察碉寨弗遺餘力據險峻嘉哉我將及吏卒敵愾同志衆積恨拔彼鹿角越彼濠直逼碉根登奮迅墜壘深箐一時摧大蘇大將不遺憖三日殲賊二百餘遂奪山梁高萬仞石碉凡十木城四近碉寨卡全收盡

叶

齊心努力悅以憐普賚特旌夫豈靳勒爾策依籌

即擣迅雷不及掩耳震譬如破竹已裂數節其解自當

速迎刃事半功倍豈期然爲山九仞惟尤甚叶佇俟

紅旗報大捷竭誠惟禱

天助順

用十二辰本字題四庫全書有序

昨既效仇遠十二辰體詠金川事各以肖生字

用於句首且通體一韻非好爲其難葢恭用明

遠數詩例也詩中如虎年馬年適符金川時事

而牛相則又以數典借用及之所謂因難見巧亦幸巧不傷雅耳曾命內廷諸臣和韻率皆閣筆且云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其然豈其然乎茲以十二辰本字題四庫全書非畏難亦非避熟取材固各有宜焉者惟十二支字本不同韻今於韻腳用之非可遷就因倣遠體三易韻按古韻叶之自然恰合仍以咨內廷及四庫全書諸臣共效其體寧當如前詩之諛爲寡二少雙可

耶

四庫搜經史集子絕勝書畫收張丑米天章彥聚淸寅寧一靑藜照金卯叶酖依詩經名山蒐校及兹辰給札授餐歲始巳叶地依元稹詩詎以軍事廢旁午速成欲信斯之未玩愒有戒居申申繼晷焚膏窮二酉叶喜依參同契乙覽兼燭金屈戌三家子夏辨巳亥叶市依易林

玲峯歌

將謂湖石洞庭産孰知北地多無限萬鍾異石大房

山有奇必偶斯爲伴天地生物弗拘墟龍井吳山翠
常見叶米未能致今致之青芝岫屏湖裔館彼勞奇
文徒問答物遇其時當自顯兹峯有過無不及名曰
玲實稱豈舛伊家顛叟上皇山亦既豐稱百夫輦致
此用力雖倍蓰費來寧費修書東署發內帑給雇值
肯教張去聲事恣朱勔大孔小穴盡靈透凸突凹嵌仍
巉嶭春風秋月幾閱歷海水桑田任遷轉故土那憶
埋黃沙素質奚礙皴蒼蘚一峯峙我文源閣青秀通

虛映萬卷萬卷徵實難更僕特宜黃石觀而畏又如

逃興到棲霞棲霞有玲峯池日面月面憑誰辨每來汲古遣

幾餘詎同二米爲高簡欣於斯卽㣲於斯悅日怡情

究非善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遜克爾宗詩以誌事

遜克爾宗賊要害攻之數月未能克繞隙因據默格

爾反出其後期必得我後彼彼亦後我故悉力守聚

羣賊康薩工噶雖屢剿仍拚死拒碉中匿噶爾丹廟

既已獲勒圍巢穴近咫尺置此於後終非計分兵首尾俾受敵偏伍彌縫未可施仰攀側越手爲翼冒露突衝進了口火攻短兵各盡力或斫寨門或越牆賊不能支遂奔北木城石碉獲數十一歲之功成頃刻是役固藉衆鼓勇副將軍實豐昇額錫名繼勇繼乃祖國之藎臣綿世德

題均齊栱有序

烏魯木齊屯田軍士墾地得舊瓷椀都統索諾

穆策凌於入覲時攜以呈進視其色澤似宋均州窰而足間泑水微缺蓋元時倣造者此瓷流傳頗有尚非難致之物惟是烏魯木齊在漢爲蒲類國仍其王自領之當日祇目爲西域唐雖於此置後庭縣與金滿輪臺西海同隸北庭大都護府而戸口不登貢賦不入亦不過羈縻而已元之幅員最廣其地皆得統而有之乃考元史地理志謂河州以下載籍疎畧莫能詳錄則

亦未能實撫而郡縣之也今自平定伊犂以來天山迤北皆歸疆索其舊時大部落皆駐兵分防星羅碁布而烏魯木齊尤山北孔道因設都統治之並建廸化州宜禾縣與鎮西府同為嘉峪關以外都會邇則阡陌日開耕屯相望廬井阜而倉廩實與內地赤縣埒緊茲恬熙景象當思所以保其樂樂利利於無窮撫斯概之出土完好盍殷予持盈戒滿之懷用題什以示意若

舊器之不脛而至則固非予之所尚耳

烏魯木齊天山北漢之蒲類唐後庭屢內屢外屢荒畧千年沿革難詳評平定伊犁駐兵衛斯爲道中開墾耕翻土得茲銅瓮器都護郵致貢然呈細觀製否宋內府蓋元倣宋而非精雅具秘玩詎所尚用誌屯戍安邊垠閭閻百世謀恬樂題什不覺心猶驚

豐臺行

廣甸逶迤臨豐臺豐臺村景殊他哉郭驅遺風雜樹

種殷七妙術繁花開花開樹種今復古村人世業如
商賈何不治田爲農夫惜矣墾植斯膏土更思敷治
在順民百萬億分斯一分所失或多得或少法令禁
制徒紛紜冬雪春霖今歲好嫣紅姹紫看夾道黃筌
畫中五里行李賀詩囊益不少勝朝酬唱多雅人飲
酒挾妓遨遊頻百年來郡鮮繼者亦足以見風俗淳

獨流覽古

獨流北復獨流東河渠志紀宋元豐爾時尚應爲內

地然已防禦謹其衝當城築砦嚴備北咸平建議更
在昔寇準孤注徒爾爲北強南弱由來識界河劃疆
各守邊燕巢無事安以權不記創業藝祖語卧榻側
豈容人鼾勃興崛起風雲盛匪其時合靜以聽卽欲
有爲當擇人何至譎計遣馬政謀燕反致失中州寒
盟自召禍有由非常事付庸劣輩空遺笑柄千秋留

臨清歌

御舟經臨清因作臨清歌邇曾金川擬淮蔡勦劘奚

數上聲斯么麽獨惜閭閻遭燹亂誠有刼數難容過賑
災無待主爵尉饑困原異潢池文縣令失察吏未密
一死稍得贖愆差然猶賜卹寧從厚謂烈則可忠則
那奚如其來據要地新城終未失嵯峩禮不下庶避
則可頗有明理志弗磨文武諸吏及士庶盡節弗屈
原堪嘉莠民翦滅示國法㠯民旌卹恩加宜叶綠旗
怯懦豈足恃八旗選銳無須多重臣習事命經理夾
河佈置爲周遮滋事一月平六日趙彥七月猶延俄

策馬歷歷情形閱萬姓安堵迎肩摩徒觀鋪戶復如昔是因三倍商賈羅汪家大宅付灰燼首逆以此為巢窠此或居官欠長報其後有識恩早加牽亦置之弗深咎大義詎必常人訶舟經因作臨清歌奚以致此慨如何

蓄劍行

功成停受甲已發歸來蓄劍呈票姚西羌尚武相爭鬻盌尺利器常繫腰鑺瑜戎服為袂褫強食衆暴遏

厥豪縛雞連足掀彼硐究亦何成嗟汝曹徒觀魚腸室飾鮫綴以七寶蚌殼雕龍紋隱起星芒昭卬筰寶物斯稱高匣藏紫閣識勳勞光明日月兵氣銷

玉鏤八駿歌

權輿十駿圖驕皇癸亥歲命世寧郎至今歷卅餘年長繼厥後者頗多良千中亦或備數常原非匹匹供御韁和闐貢珍犴天閑肖形事俾玉人襄合先躋後惟掄臧爰成八數古語償引領仍屬萬吉驕以德邦

以力致祚騮稱關虎星降房雄姿威服於菟藏俊逸獨是霹靂驟木蘭圍裏殲天狼赤花鷹似朶雲翔駃彼飛隼相低昂以上四駿仍舊十駿圖中者餘則其後所得後十駿內選其四有騮佶閑鳥中凰海子屢聚騰下麝厄魯所進如意驄叶麟身汗血氣閑張錦雲騅穩坐玉床雪山潦途建步康寶吉騮來最後行洪豁爾遠天一方凡茲八者眞駿英叶無慚琢彼瓊瑤相紫檀爲屏美牧場飲齕適性樂無央龍爲友固可年忘退想造父事穆王以車

御行窮八荒何足數哉肆遊狂朝家詰戎馬射獵夙
所資力應表彰壽之貞珉允所當峻坂馳下爲弗徨
作歌識興微慨慷

命仍稱禮鄭豫肅諸親王及克勤郡王原封爵
號並予配享詩以誌事 有序

溯維城於王室同扶有永之
鴻圖考列爵於宗盟各著非常之偉閥事在本朝爲
極盛蹟皆前古所罕聞每以繹尋

實錄之文因有追敘成勞之典粤稽禮邸實惟讓王
四路分𢧐薩爾滸助揚
神武連營並克山海關奮厲師貞翊
聖明而特表藎誠誅逆惡而不徇私義至鄭王屬居
近派蒙
太祖育自宮中初定平壤之盟旋鼓寧遠之勇遵化
歸化頻建豐庸松山杏山疊施勝算翦强藩而
成一統識裕先幾膺攝政而疏千言監陳

前憲若夫論功之最惟豫尤超功統偏師荷嘉名之
肇錫獨抒長策畢大勢以全規洎入燕京遂專閫節
破潼關而追流寇狂魄尋僵平江介以定中原
游魂自滅又如肅武親王之百戰稱雄而秦地
恢城蜀疆殪賊勳尤崇也他若克勤郡王之屢
征奏捷而降納朝鮮計圖明塞畧更優焉是爲
同姓之股肱名皆炳著並照當年之耳目入所
豔稱乃日久而舊號俱更雖世及而遺風幾泯

爰命復原封之字俾同竹帛以常新並教列配
享之廟咸侑馨香而弗替餘凡類似悉予詳求
念櫛風沐雨之勞使徵獻者知宗功之不朽比
礪山帶河之永期襲次者懷祖烈以毋忘用紀
長歌並疏小引

貝勒讓帝如汝陽

太祖大事禮親王於諸子中爲最長而功德隆茂衆望皆屬
太宗禮親王因作議書言紹承大統必得聖君始能戡亂致治以成一統自顧德薄願共推戴
貝勒嗣位入覲遍示諸貝勒大臣衆皆喜
太宗辭讓再三王意益懇切乃從之

薩爾滸

戰我武揚推戴

沖主出丹誠叶不私子孫德允彰世祖嗣位時禮親王之子碩託孫阿達禮會謀立睿親王禮親王發其謀並誅之

宮中育養子姪行其名曰濟爾哈朗叶鄭親王為太祖親姪幼育於宮中號和碩貝勒戰功多矣難數詳同攝政亦抒謀臧遠

取雲貴見早強幼領偏師建績昂褒賞

聖嘉賜美名叶豫親王幼統偏師輒有功太宗嘉之賜號額爾克楚呼爾直

入潼關賊奔商旋師平定江南疆功莫大焉策允良

整兵入蜀肅親王陣斬巨寇張獻忠叶 悉平內地譽

諸羌禮親王子智獨長 克勤郡王為禮親王長子有謀勇 濟以倜儻

復勇往叶 盟定朝鮮勳克襄恨未得與定北京叶 克勤郡王於崇德三年以疾薨於軍 太宗聞而慟哭加以 恩禮故未及與入關定燕京也 是皆

巨擘輝天潢與復舊號並配享叶 其未及者付考章

並教一一稽宗盟叶 雪寃彰善示後禮

祖

宗恩澤子衍慶本支百世奕禩昌

長江萬里歌題王蒙畫

支機之源誰易窮萬里盡言寰區中讀書必當破萬卷方可下筆圖其雄蜀江公麟李已絕技後來繼者王氏蒙湯湯浩浩浴日月濫觴始出羣山叢江城水郭各映帶或寬或狹致不同南戒北戒亘古劃西源東委一氣通其間割據雖悉數浪淘洗盡天水空作者或於斯有會直如說偈標禪宗爾雅樓中富名畫王世貞藏畫處見書畫譜湖山清曉會收并叶孰信致惜失彼一

見趙執信跋語貪哉望蜀於得隴

觀大麥河養息牧

唐時養馬稱最盛四十萬匹杜詩詠馬多地狹苦難
容募民供秣勞難應我朝養馬無須多上都鹽澤大
麥河二十餘萬孳野牧幾曾芻萩煩催科此處牧政
實稍異夏逐水草冬則餧供以內府之莊頭何有追
呼累民事今來閱馬河之濱按隊分色萬錦陳華陽
歸後無征戰易給廐踶利衆入哈薩克馬來服皁新

疆用以資騰飽一家萬里合東西白傅那歌陰山道
昭陵石馬歌用舊作趙霖畫唐太宗六馬圖歌韻
當年石馬後世詔永
示艱難意深妙翁仲之間立兩龍曹霸丹青遜曲肖
爾時西伐常興師臥榻豈容鼾睡為況有大恨不共
戴凜然
明告千秋垂太祖以景祖顯祖皆為明所害誓不共戴乃以七大恨告
天征明太宗嗣統善繼先志以大恨未雪屢議征討瀋陽遼陽取次第矣

在弦上奚容置

太祖丕顯

太宗承本以仁而行以義建都稱帝徠遠人太祖既得

遼瀋遂　定議遷都瀋陽制度畧備至太宗

天聰十年諸貝勒大臣及蒙古漢人文武羣臣以

太宗承　天眷佑應運而興愛育羣黎輯寧諸

國征服朝鮮混一蒙古更獲玉璽以昭符瑞請上尊

號乃祭告　天地　太廟築壇郎皇帝位

建國號曰大淸改元崇德規模日漸炳宏遂肇

萬載丕　松山之戰仍

基矣

躬親立破明兵十三萬

指揮討援諸藎臣兵貴乘機更貴斷

鼻衄力前神弗亂

太宗遣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攻寧遠明總督洪承疇集援兵十三萬於松山二王以敵兵甚衆奏 太宗聞之即 親統六師往討 敵行時適患鼻衄因行急衄益甚三日方止諸王貝勒請徐行 太宗諭曰行軍制勝利在神速恐敵人聞朕親至將潛遁若不逃破之如縱犬逐獸易於拾取惜無翼可飛豈宜遲緩乃晝夜疾馳六日而抵松山 太宗環松山而營敵兵來犯擊敗之追至塔山而還奪其積粟濬壕斷杏山松山路 太宗度明兵必遁分遣諸王大臣設伏截擊凡十餘處 豫授機宜明兵果皆奔竄所出之路悉如 睿算掩擊窮追殲殪明兵計五萬三千餘赴海死者甚衆浮屍漂蕩多如鴈鶩我 太宗神謀勇畧制勝出奇指顧間

破明兵十三萬
如摧枯拉朽云二馬御
聖安吉行出險曾無銜橛難唐宗六馬陵道間受傷
痕迹想血殷豈如二馬靡少害是誠全勝得之難千
秋小白與大白較彼唐駿增光色獨予景仰緬
昔年未能躬覯滋太息
恭瞻
太祖皇帝甲胄作歌
數人舉之且廢力

被用臨陣常從容

天生眞人俾剏業殊勇殊智殊仁衷三者闕一誠不可

實錄所載聽惟聰

寛御下更嚴督戰及至要地

先以躬棟鄂翁鄂洛拒命

臨陣受傷退拄弓創愈復往終攻克

大度反授射者封　太祖攻棟鄂部還復攻翁鄂洛薄其城縱火焚城樓及村中廬

舍　太祖乘屋顛射城中城中鄂爾果尼潛射
太祖傷首貫胄即拔箭以射敵應弦而踣雖流血
至足猶鏖戰不已敵復有洛科者於烟焰中突發一
矢射　太祖穿鎖子甲護項　太祖拔之鏃卷
如鉤血肉並落衆競趨而前欲登屋扶掖　太祖
恐為敵窺亟諭止之時項下血湧如注乃以一手拊
創一手扶弓而下二人掖而行忽迷仆旋稍甦裹創
如是者數四甦輒飲水凡一晝夜血猶不止乃棄垂
下之城而還及創愈復率兵攻克翁鄂洛城獲鄂爾
果尼及洛科諸臣請誅之　太祖曰彼為其主乃
射我今為我用不又為我射敵耶乃皆授為牛彔各
轄三百人衆咸頌　太祖大度迄今每讀　實
錄至此緬懷　創業艱難輒為流涕　時此甲胄即進
御想像

創迹猶餘紅嗚呼想像

創迹猶餘紅敢不思念

艱難亹敬恭

曠覽臺作歌

曠覽千古間廿二之史亦會讀曠覽九州際飢寒之

民恒在目法善戒惡猶可勉足衣足食政常亟而況

水旱有不齊耕九餘三事難復則惟補苴罅漏耳養

且弗能教何屬一時登此曠覽臺即境切已徒吁哉

竭觀林木之茈虎峯嶺之崔嵬循名責實寧在是乎作歌自訟增徘徊

洗象歌詠宋宣和端石硯

宣和博古通儒釋選材製硯鑿端石命工刻作洗象圖不述聖經述佛蹟應知洗象寓色空而何通金啟金隙汴梁富麗一朝盡可憐龍賓埋瓦礫是誰得之誰用之依舊無言演梵筴

風土

麥麰之收穫先南後北漸禾黍之收穫先北而後南關內關外所習見復北亦復以次覘山莊晚田茲始熟秫薥地早事腰鐮得之親訊匪傳聞風土農務率可占禾黍不禁霜使非早熟其何堪麥麰本耐涼晚熟於北豈奇談不同之同乃大同造物賦物性各合寄語諳植稼穡者如斯之事其會諳

遊金山寺五疊蘇軾韻

觀我莫若觀乎民浮江即似浮於海君師責匪道不

行退想乘桴愧應在泊舟茲復遊頭陀風恬會飛揚
微波長流萬里奚啻萬西源東委輿懷多往來梭織
行帆楫四民赴時爭一日養欲給求其艱哉省方亦
曰歷黎赤海門湧出玉蟾魄光耀巨川練非黑而我
夕窗方暎明擬賡蘇句心先驚欲罷不能羞不識險
韻依然一體物流者為水峙者山曰流詎巧峙豈頑
峙流祇寓樂而已何係仁山與智水

觀濤樓作歌

觀水有術必觀瀾濤實爲瀾之大者海固最鉅江次之較於湖河更雄也層樓峙立俯石排盈川顥氣向東瀉習習微風暑鼓之瀏淚奔騰難狀寫洞心駭目不可視萬變千奇幻真假榜者於中若無事持心旣定任上下叶古人於此亦有言南人之舟北人馬須臾風定浪亦息適纔見者都無把

自金山放舟至焦山五疊蘇軾韻

興情望幸酬深眈用是五舉巡江南金焦兩點矗波

翠何異前三與後三路便聯以駐信宿要因省方觀
田蠶懋華結綵稱祝頌何德被民增怍慚昨日浮玉
憩山館今朝順流溯江潭西以屋勝東樹勝敷葉吐
蕊春未酣未酣之意勝酣矣即斯三勝誰能談侵尋
譙亦有建置莊嚴定慧寺名康熙二十三年賜額輝珠龕那更
峯頂事點綴譬之食蔗窮其甘東坡艱韻忽五疊雖
曰逸興寧非貪黃頭槎檝候已久清賞既適歸亦堪
佳處無須重繫戀倩閒雲爲封巖巷

遊焦山作歌三疊舊作韻

既是名山那無屋譬人豈背必有腹頭陀應弟焦先兄如氣相求相應聲東西雙峯秀拔水在此曰此彼曰彼其實一脈地根連何有於行暨夫止知之而復云來遊斯則鄰非弗鄰是春和日麗正艮辰山僧速客意甚勤輕輿減從試攬勝不教緹騎塡紜紜羅漢巖傍得入路瘞鶴崖畔尋遺文棧道步步入叢雲靑玉島俯江波氤由東而南漸夷曠僧巷民舍相區分

周覽原未消半日迴舟兩岸景吐吞江天一色遠莫
辨斷續鐘聲時尚聞

再題林逋詩帖卷四疊前韻

不到西湖十五載物景民情在心曲從來情景未殊
前祇覺蠶霜異前緣乘閒試步孤山陰一泓碧水浸
羣玉其間知有處士墳無神道碑已絕俗依然梅樹
護墓門千秋地下安漆燭樂饑樂道趣有餘廿年城
市不及足向題三詩和蘇韻眞蹟不厭韓晝肉繼得

二札仍疊吟更識沈作先我錄向曾三用蘇軾韻題林逋詩帖卷繼得和靖二札冊有沈周用蘇韻題其後予亦仍疊韻題之茲南巡至浙江卷冊並攜行篋展對印證因四疊韻題識歲月攜來卷冊相印證朗誦那藉招隱曲徘徊半晌命歸輿掃塵跡動清風竹竹風拂徑菜花黃雖弗紫系亦疑菊

西湖詠南宋事

內湖外湖活畫披南山北山明鏡裏開封失守遷以居棄置中原如弗視長江為塹茹恃防處堂燕雀聊

堪比偏安民物值富饒君臣胥志卧薪矣朝歌夜絃詡昇平春遊秋賞窮奢靡卽今峯凹水之裔往往行宫見遺址名園弗可屈指數而胡泰賈亦效此湖山一時之幸耳然其不幸應在是孝宗可謂盡奉養何乃身逢不孝子秀王本生太漠然矯枉濮王過正爾沈氏日旦有佳評寧獨責賢實至理

按沈長卿著沈氏日旦云宋孝宗之事高宗也歲朝太上皇於德壽宫時節從幸聚景園七十八十

遽加尊號服三年喪不變此特問視之常禮哀戚
之恒情耳胡遂以孝謚耶至秀王爲孝宗本生父
在御二十七年不一加尊號張夫人爲本生母薨
僅成服後苑何其薄也光宗之事孝宗併常禮恒
情不存矣自紹熙三年間六朝重華宫而後壽皇
疾不問大漸不赴成服不哭羅點引裾諫而留正
肩輿遁去豈孝宗粉飾彌文之眞誠以動厥子耶
所論得情理之平非獨責備賢者苛求於孝宗也

因感西湖南宋時事并及之

寄題道場山用蘇東坡遊道場山何山詩韻

道場何山本同麓或勝在頂道場或在谷何山見東坡詩熟我胸中每思勝處試託足餘杭西望白雲漫其下玉局曾遊盤儒傳何楷僧如訥俱成往事付流淌省方今歲當春出要在民瘼咨前席頻聞吳興耕織勤梯田寸地桑麻植縱瓔螺黛與烟鬟欲往寧弗勞民間以此竟罷命巡蹕寄題遥自鳳凰山蘇詩偶

復和一旦那論得全及得半望湖亭畔漫游碑道場山頂有望湖亭云　漊港疏治屢顧歎

登最高峯作歌

總斯一攝山巒壑派分衆而皆明宗頂如佛螺髻安凌晨肩輿陟紫峯閣萬松山房幽居菴循徑從奇松詭石太古蹤槎枒詰曲披蒙茸豁然開朗神心泰是乃造極高之最落星以爲襟長江以爲帶攝分無所不包含小哉採藥叢生談是時天風拂嘶嵒峭寒切體

旃衣添牛頭一帶俯視南北爲足底彼峯尖孰能乘
天風駕鸞驂消萬慮於華嚴上八朝往蹟誠其纖
江寧故宮城歌
江寧故城凡幾移秣陵冶城紛難考建康臺城卽在
茲無過左右淆裏表率因世遠年已湮以訛傳訛殊
不少祇有紫禁及故宮朱明蹟近還堪討然而殿閣
無一存惟存柱礎埋烟草至元拆木輸大都永樂重
運燕京道午門斗城餘雉堞皇極殿瓦雙鴟倒福王

覩斯應椎心臥薪恢復猶難保而何耽樂信奸邪乃歎優人艱致好豫王得之未費力荒涼豈緣兵燹擾即今城內駐旗兵尙覺空曠多溪沼憑輿小住弔興亡鑒戒慮深非炫藻

雲起峯歌 快雪堂前石屏自房山致之者

移石動雲根植石看雲起石實雲之主雲以石爲侶叶 滃滃蔚蔚出穀閒雲固忙矣石乃閒雲以無心爲離合石以無心爲出納出納付不知離合涉有爲因

悟賈島句謂移石動雲根不及王維詩謂坐看雲起時

憶昔

射鵠廿發中去聲十九撫繭蠅頭書自手射已前園泐以詩書則西淸貯之久射因臂病常弗爲書亦眼昏小字醜文武臣中昔陪侍經親見者今稀有無我質我弗重能憶昔渾如滕誑口

宋端石綬帶硯歌

端溪之石潤溪瀨誰鑿爲硯刻綬帶蓋不出乎熱中

流寓意乃在不言外鐵崖改綴以爲壽欲藉硯田永
年久二句櫽括楊維楨銘語大明鐃歌鼓吹曲亦曾用此摘詞
否爲壽榮乎抑辱乎龍賓有識慚斯徒

詠唐回紇鍐銀四喜壺

曾詠回銅曦嚕翁天方古器琱京都即今鍐銀四喜
壺邦是唐代來者乎爾時葡萄宫餧肉中國兵威或
弗足借彼之力因成功郭相成王辱不辱入土年久
靑綠斑摩挲猶認前朝艱長吟弔古非詡已保泰惟

般方寸間

雪浪石六疊蘇東坡詩韻

一爲礮石如骪屯一爲片石峯峙尊而胥昌以雪浪名豈其名者胥令昏礮者久占定州境片者移自臨城村質之蘇曰作飛石定州沓可守城門復質之蘇曰畫水九原欲招雨孫魂舊雪浪石之在定州者於蘇東坡所云揭來城下作飛石異哉礮石雪浪翻之語爲近以其骪屯磊磊有礮石之用後得之臨城者乃有篆刻雪浪二字考畢莊漫錄稱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脈如蜀中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云云則得之臨城者又實似之

然事隔七百年率難定其孰爲眞孰爲假也因並置之定州之衆春園詳見所製雪浪石記片石頗具奔流狀況鐫兩字即雪浪二字留雲根我爲解嘲乃並置不必求劍舟刻痕兩張若靄若澄一董邦達蹟並弄其間是非無定論非則俱非是則是試看如是石和盆謂我顢頇亦聽彼無過偶爾清賞存

題金廷標罱泥圖

廷標內廷昔供奉畫幅粘壁隨處有罱泥之圖茲始看則以茲屋弗到久村民挐舟冬罱泥用之糞田利

斯厚河去其淤田受肥一舉兩得事非偶佳哉民自
爲生計勤劬勞苦所甘受遂命裴漢壽石渠工執藝
諫誠堪取

宋澄泥石渠硯歌

石渠之名始自漢石渠之硯製自唐趙宋澄泥兼兩
代函三得一輝文房註書更生精載深著疏文貞奏
文皇東坡草制亦宜用其他用此應慚惶獸形夔首
錯爲章背刻子孫其永昌古鑄應出修內司是誰所

寳無翼翔檀匣什襲懋勤藏

掛瀑簷

横玩漪瀾豎綱水謂是綱勝彼漪矣流動之間宣八音東陽水樂應在此然而其喧總含寂豈類敲宮與戞徵靜中之動横有焉動中之靜豎斯美惜哉世上鮮師曠有則當與談元旨

彈汗行

路經彈汗州因作彈汗行自昔蒙古長原有汗之稱

長城以北東西亘各據部落雄相爭文皇欲彈壓若

輩邊州因以此額勅嚴城而何四夷君長上尊號旣

笑郤之後乃賜書四夷遂用可汗名彈汗行慢言唐

事試言我皇清四十九旗為舊屬久去汗號惟以王

公蒂礪百世榮四喀爾喀賓後附仍其汗號乃我

皇祖沛恩宏朕雖不德定準部亦存其汗號都爾伯

特至今世祿其孫曾其餘自作孽覆祀非我黷武逞

嘉兵最後土爾扈特自歸順仍其汗號無庸更彈汗

行何須彈壓惟屢懷柔情各部入覲循茲以久京億萬斯年受恩保士與國享昇平

憶舊

適作彈汗行因之憶舊事舊事曰惟平準部視其部落置汗四都爾伯特始終順至今奕葉受恩賜綽羅斯部及輝特實叛逆殲無遺類其中畧涉疑似者曰沙克都爾曼濟諸厄魯特作亂時彼原攜衆向內避遊牧巴爾坤左近以示其心無異志其時雅爾哈善

者叅贊駐彼董厥事乃稱曼濟懷狡棊謀率兵夜襲乘
其寐耄耋齠齔不一留水爲之赤地爲瘁爾時奏到
事已成厄魯罪盈亦自致其後命雅爾哈善庫車進
兵平回地乃以失律正軍法至今思之
天道示項羽阬降二十萬此其十分之三及叶火炎
崑岡玉石焚胤侯佚德戒天吏用人之失吾豈辭吁
嗟用兵誠可畏

澄泥瓦硯歌

汾水之泥沙囊盛棄粗留細取其澄制倣古法陶煉精爲硯仍從漢瓦形未央弗藉鄴侯名建安銅雀尤所輕即今彼二謂未央銅雀瓦硯夫豈誠或云五代贗鼎成久假弗歸真遂稱然豈終瞞精鑒能存真袪僞斯硯呈綈几用陪子墨卿綵綸佐我籌治平

艾蔆

蔆與荷竝生塞湖始原洲渚各分區侵尋蔆占荷之界簇戟角葉波間鋪荷之田田勢脆弱蔆之蔽蔽興

豪粗是謂小人害君子此而不治直道無因命艾芟

俾荷暢紅花綠葉忞芳敷祛烈扶正非害物斯豈寧

因遠覩圖聚散劄子讀牟氏絜矩恐有似此夫

小獵

昨日大風今日澄既來斯獵安可止國家蒐狩寓詰

戎匪今斯今愼乎此鴻洞俞騎排廣場我亦因之試

弧矢臂病多年射鵠艱藉馬之力猶能爾爰爰之兔

中去聲其雙其中自不解何以久經見者笑遜昔茲初

見者猶驚喜笑者喜喜者我俱慚古稀未息肩而已

過懷柔縣詠古

彈汗貞觀名蓋因突厥輯以武開元易懷柔圖撫以文繩厥祖徒武失剛徒文柔胥非中道那永輯而撫雖然用剛過者其禍速不如用柔禍緩暑能久叶得其中者信難哉要在文武并用無逸以為所懷柔去京百餘里古所謂守在四夷者即此祇今伊犁建城興屯田其遠較茲奚啻倍而莅此非誇也實懼乎自

我得之敢不業業兢兢守在已復申其說曰要於敬

天愛民而已耳

哈薩克馬

哈薩克馬多無萬古稱大宛實訛傳向北益冷向南暖冬時牧近伊犁邊亦不驅逐薄取值仍禁需索行多年去歲雪大馬羣佚入我土爾扈特田王奇哩布乃查出弗敢隱匿明報焉駐塔爾急呼爲一字巴哈急呼爲一字臺大臣奏佚馬盡付哈薩還守法尊上有如此是

誠可嘉恩旨宣古來若輩胥化外相與奪攘爲矯虔

守在四夷尚弗暇或且內寇滋邊患昔誌伊犁見大

意何期歷久茲益安

天佑人歸實徼倖以此憂盛增惕乾

晴碧亭憶舊

萬壑松風山之陰枕溪有亭曰晴碧我年十二隨至

此即

指殿旁爲賜宅望見

御舟泊亭畔
呼名趨下層巖壁
顧謂勿疾恐蹉跌是卽初蒙
恩眷日卽今步履偶借扶那復騰蹌健如昔白頭宮
監消磨盡秖有巖松足爲質左右無人知此者六十
年遥迅瞬息而我勿言更誰言永最惕乾酬
祖德